

历史上第一个南珠“百万富婆”

公元前24年，时任西汉“京都市长”（京兆尹）的王章决意要给汉成帝刘骜写一封奏章，举报大将军王凤擅政专权，要求罢免其职务。

王章的妻子反对丈夫上呈这封奏章。

王凤不是一般人，他是成帝的舅舅，也就是成帝他爹元帝的大舅子，他的妹妹王政君就是元帝的皇后，惹这样的人简直就是“老鼠舔猫鼻子——找死”。

但王章感觉自己有胜算。

王凤在成帝登基后不久，一天之内就要成帝给自己的五个弟弟封了侯，使得朝野一片哗然。

表面上皇帝对这个大将军舅舅言听计从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未尝不是舅舅不把外甥放在眼里的证明。

就说光禄大夫（相当于副国级的国策顾问）刘向儿子刘歆那件事吧。小伙子绝顶聪明，跟父亲编了那本著名的《山海经》，还鼓捣出3.15471的圆周率。

成帝打算任命刘歆为有职无权的“副巡视员”，官服都准备好了，因为有人说了一句：“大将军还不知道这件事。”弄得成帝只好赶紧派人告知王凤。王凤不置可否，成帝快快地把官服收了起来。

但王章纠结的是，王凤还是自己的贵人，当初就是他推荐自己当上京官的，要是自己出面弹劾他，人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忘恩负义？

看到王章为上奏的事茶饭不思，妻子知道王章要做蠢事，急得直跺脚：“你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我们娘俩想一想，忘了你当初在牛棚里的经历了？”

妻子说的是王章求学时的事。

那时候家里穷，王章与妻子到长安求学时住在牛棚里，连一床被子也没有，只能睡在给牛取暖的麦秸堆里。有一次王章得了重感冒，贫病交加，英雄气短，一时想不开，哭着要赶妻子走，被妻子一顿臭骂：“京城里那些公卿贵人，哪个学识文章比得上你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想着出人头地，却哭哭啼啼，真没出息！”（初，章为诸生学长安，独与妻居。章疾病，无被，卧牛衣中，与妻决，涕泣。其妻呵怒之曰：“仲卿！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？今疾病困厄，不自激昂，乃反涕泣，何鄙也！”）

不提牛棚还好，提起牛棚王章豪气陡生。大丈夫既有当初，也为今日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他对妻子吼了一句：“这种事你一个婆娘懂什么（非女子所知也）！”

同时他心里祈了个愿：这是国家大事，老天爷一定会有所感应，要是天有异象，我就上呈这奏章。

不知道老天爷是有眼还是没眼，农历二月的最后一天，正在上朝时，外面的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。

所有人都涌出屋外，眼睁睁看着白晃晃刺眼的太阳变成了一个黑色圆盘。

天文官指挥手下烧香祭祀，有人抬来大鼓擂得声震郊野，还有人砍下竹子堆在一起烧得噼啪作响，希望赶走这只吞日的“天狗”。

王章夹在惊慌失措的朝臣中，看到天空中一个巨人正向自己招手，他横下了心。

王章让侍从赶紧报告，求见成帝。惴惴不安的成帝马上接见了她。

（会日有蚀之，章奏封事，召见。）

王章纳头便拜，侃侃而言：“陛下看到了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日食是阴气侵蚀阳气，这是大臣擅政，陛下被大臣遮蔽的灾显。王凤胡作非为，大小政事都经他的手，陛下概不过问，这样下去，天下就会出现动乱了。陛下应该另外任用贤明的人来辅佐您。”

成帝将王章扶起身，他感觉不是自己扶着王章，而是王章像一根拐杖支撑着自己。他问王章觉得谁合适替换王凤。

王章胸有成竹，提了元帝时冯奉世将军的儿子冯野王的名字。

成帝沉吟不语，他知道冯野王，这个人的确能干，而且其姐于父亲在世时曾入宫侍候，其可算是自己的舅舅。

为了罢免王凤的事，成帝不断召见王章，每次都屏退左右，在室内窃窃私语。

君臣间的“鬼鬼祟祟”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，这个人就是担任内侍的王凤堂弟王音。王音忍不住隔墙偷听，听到的事让他大吃一惊，赶紧跑去告诉了大哥。

王凤并不慌张。王凤非常了解这个皇帝外甥谨小慎微、优柔寡断的性格，元帝在世时有一次有急事找身为太子的成帝，成帝居然不敢横穿皇帝马车的专道，绕了一大圈子才去见元帝，这成了大家的笑话。

王凤使出了最为寻常的招数，给成帝写了一封信，自我数落：辅政七年，无一功善，尸位素餐，使得阴阳不调，上天显示灾异以示惩戒。现在病体难支，未能尽力奉职，希望成帝饶过自己这把老骨头，赦罪让自己回家休养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怨恨。

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，无比凄凉，简直能让石头人都掉下眼泪来。

历史残酷地证明了一个普遍道理：性格即命运。成帝捧着舅舅的信，看得泪水连连，罢免王凤的念头像风中摇晃的火苗，一下子就熄灭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只有王章还蒙在鼓里，不再获得成帝召见的他，还以为成帝正心思缜密地考虑如何下手，却不知道王凤指使大臣弹劾自己的密折已送到了成帝手里，罪状有两条：一是私自推荐冯野王，企图在朝里培植势力，结党营私；二是编排内宫张美人的谣言，对皇帝不忠。

满心以为成帝的天平会向自己倾斜的王章，等来了不愿相信的结果：一队士兵包围了他的家，带队的内侍宣读了诏书：京兆尹王章坐“大逆”罪，全家收监。

被褫去朝服的他，望着妻子牵着十二岁的女儿，被押上了另一辆马车。夫妻俩的眼睛像两股麻绳绞在一起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却沉默无声。

王章一家被分别关进不同的牢房。王章知道自己不会再有上次那种侥幸了。

那是元帝在世时的事，那时候他刚被提拔为左曹中郎将，与“监察部部长”（御史中丞）陈咸一起联名弹劾“内阁官房长官”（中书令）石显。石显像翻巴掌一样把案子轻巧地翻了过来，陈咸被处死，他则被免去职务。

这回是不可能活着出去了，因为自己的罪名是“大逆”，依律是要腰斩的。

在等待斩决的日子里，王章像《百年孤独》中站在行刑队面前想起父亲带自己看冰块的奥雷

连诺上校，历历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他脑海中闪过。

他想起与妻子“牛衣对泣”的情形，聪明伶俐的女儿嬉笑的样子在面前晃过。他想到自己复出才当了两年“京都市长”就落到这个下场，似乎又看到了天空中那个曾经向他招手的人。老天爷，你这叫有眼还是没眼呢？

王章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关于他的死，还有一个插曲：

有一天，他关在隔壁牢房的十二岁女儿半夜爬起来大哭，跟母亲说：“阿爷（父亲）死了！”母亲问她怎么知道，她说：“平时狱卒喊数都喊到‘九’，今天只喊到‘八’，阿爷性格刚硬，先被处死的一定是他。”第二天一问，王章果然在前一天被处死了。（章小女年可十二，夜起号哭曰：“平生狱上呼囚，数常至九，今八而止。我君素刚，先死者必君”明日问之，章果死。）

后面的故事开始与合浦有关。

王章的妻女被发配到合浦（妻子皆徙合浦）。

这个岭南燥热湿毒之地，“郡不产谷实，而海出珠宝”。孤儿寡母，生计无着，王章妻子意外地发现，成帝在京用来赏赐朝臣的珍珠竟是当地的特产，人们都用珍珠交换谷物。

她怦然心动。

她想到昔日在京都时，自己认识的那些贵妇夫人对珍珠趋之若鹜，拥有一颗珍珠简直跟得到一匹宝马一样，把珍珠当成最为贵重的收藏品和礼物，没想到这个地方却一斛一斛地交易。

她倾尽积蓄，把头上的金钗都拿了出来，换回了成挑的珍珠。

交易的人她早就找好了，是那些从长安贩运丝绸、瓷器、香料到合浦再转卖海外的长途客商，有的就是丈夫当“京都市长”时的手下，她将珍珠批发给他们贩回长安。

如她所料，京城的达官贵人把产自合浦的珍珠视为天物。人们相信真的像客商们所说，南海水里生活着无数的鲛人，他们的眼泪化成这些晶莹的宝物。

跟她要货的客商越来越多，她的货供不应求，仅一年多，她就赚了数百万家产。

公元前22年八月，大将军王凤一命呜呼，他的弟弟王商接任了大将军。

朝堂之事，形势总是比人强。王商虽是王凤的弟弟，却也明白大哥多年滥权擅政，积怨太多，特别是王章的冤案，朝臣私下都有不平之声。

王商给成帝上奏，让王章的妻子和孩子回老家。

皇帝虽然还是那个皇帝，但王凤一死，皇帝就有了替罪羊，他批了两个字：准奏。

王章的妻子带着经营珍珠所获的数百万家产，回到了王章的老家山东钜平县（现泰安磁窑镇）。接到皇帝指示的泰山太守萧育批准他们赎回全部的田宅。

王章的故事，让汉朝史学家、作家班固深为感慨，对王章既敬佩，又觉得他莽撞，称他“刚直守节”却“不量轻重”，弄得自己系狱横死，老婆小孩还被流放，“哀哉”！

我遗憾的是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合浦，有这么一个忠臣被谤杀身后其贤妻仍自强不息的感人故事，居然至今没有被拍成电视剧或电影。

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

